

■记忆深处■

2000 年深秋的一天,我和爱人得知母亲的眼角被毒蛇咬伤的消息,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。抵达时,母亲左眼眶周围涂着一层黑黑的药膏,眼睛肿胀得只剩一条缝。医生对我们说:“乡镇医院条件有限,你们赶紧带她去县医院治疗吧。”

我们立刻打车前往县医院。办理完住院手续后,主治医生告诉我们:“你母亲治疗的希望很渺茫,唯一的办法是尽快找到抗蛇毒血清,我们医院暂时没有,你们得想办法寻找,我也会帮忙想办法。”于是,全家出动,询问亲朋好友,走访省内各家药店、医院,四处寻找抗蛇毒血清。到了晚上,母亲面部的肿胀已蔓延至脖颈,因肿胀压迫,连喝水都

困难了。未知的等待,煎熬着每个人的心。晚上 9 点,二哥那边终于传来好消息:“上海某生化研究所有抗蛇毒血清!”原来二哥上网求助后,一位浙江网友告知了这一信息。好消息振奋人心!手头拮据的二哥向同事借了 4000 元现金,连夜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。那一夜,我们彻夜未眠。不时给母亲喂水,远在外地从事医学工作的大哥,也一直通过电话指导我们护理母亲。次日早晨,母亲的肿胀已发展至胸部以上,她有时会出现意识不清的状况,我们非常担忧,生怕母亲凶多吉少。

抵达上海的二哥,向医生详细描述了母亲的病情。医生诊断道:“你们当地常见的毒蛇有两种,蝮蛇和五步蛇。虽

然没看清咬伤的蛇种,但这个季节估计被蝮蛇咬伤的可能性更大。我们的治疗方案是先注射蝮蛇抗蛇毒血清,若两小时后见效,便说明对症;若无效,再注射五步蛇抗蛇毒血清。”为求稳妥,二哥遵照医嘱,购买了两种抗蛇毒血清各两支。

当时,从上海到我们苏北老家,乘坐长途汽车需 6 个小时。二哥站在红绿灯路口想打车,路人告知此处有禁停标志,需步行十分钟到前方路口才能打车。二哥看到不远处有交警,便上前说明情况。交警当即招手叫停一辆出租车,嘱托司机将二哥送往苏北。中午 12 点,二哥赶到医院病房,我们立刻将血清递给医生。当血清输入一半时,我给母亲喂

水,母亲“咕噜”一声便咽了下去,还说道:“咦,怎么这么好咽?嗓子不堵了。”我们仔细观察,发现母亲胸部以上的肿胀明显消退——这药果然用对了!母亲有救了!我们相拥而泣。两天后,母亲病愈出院。走出医院大门,阳光洒在身上,温暖又舒心。

那年的救母经历,让我们守住了一个完整的家。爱心的接力棒,在救助的路上紧紧传递:热心网友、帮助二哥的同事、生产抗蛇毒血清的商家、好心的交警……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,少了任何一个链条,结果都不堪设想。后来,我们将剩余的抗蛇毒血清寄存在县医院仓库冷冻保存,告知医生若有被毒蛇咬伤的患者,可免费赠送。 王阿丽/文

■朝花夕拾■

1982 年,我在沧州市河间县兴村中学上初二时,班主任刘世江老师工作很有方法。

在一次期中考试之后,为了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,刘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——在班里开展对手赛。他让每个同学在一张白纸上写上对手的姓名,然后在对手姓名下方写上“挑战者”的名字。他说: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同学们学有榜样,赶有目标,看期末考试谁胜谁

负。”刘老师特别强调:“选对手的时候,一定要切合实际,要选那些比自己学习好但又差不多的同学,就像够树上的果子,要掂量着踮一踮才能够到,不要好高骛远。如果实在找不到对手,选自己也行。不过,到时候要看自己的成绩排名是不是在现在之上。”他要求同学们一定要郑重其事地看待这件事,说:“交上对手名单就等于交了军令状。”

刘老师说话亦庄亦谐,幽

默而又严肃。同学们冥思苦想,仔细对比自己和其他人的差距,寻找自己的对手和目标。我琢磨了琢磨,在对手栏中,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既然对手选中了自己,我便跟自己较上了劲,根据实际情况,我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,并且改掉了懒散、不爱记笔记、不爱问问题等毛病。期末考试的时候,我由原来的 22 名上升到了第 9

名。刘老师在给我的评语中写道:“祝贺你取得了胜利,愿你不断战胜自己。”

这次对手赛,尤其是刘老师写的“不断战胜自己”这句话,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和鼓舞。从那以后,我养成了时时事事只与自己比、不与他人争的习惯,培养出坚强的意志品质,不求超越别人,只求做好自己,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,不断地完善自己,战胜自己。 李秋河/文

军属“优待证”

1964 年 9 月,我在沈阳参军入伍。到部队没多久,父亲来信说,公社民政科在家里的《城市居民购粮证》和《城市居民副食品供应证》上,盖了枚“光荣之家”红灯笼印章。这在当时可是最“吃香”的优待证,凭着它就能优先买粮、买副食品。

那个年代粮食按人口定量供应,每户一次只能买一周的份额。每到周末,购粮的人就排起长队。父亲拿着粮证,直接走向售粮窗口。排队的人见状就喊:“讲规矩啊!去后面排队!”父亲翻开粮证,举起盖着“光荣之家”的红印章,众人一看,纷纷说:“哦,是军属,该优先。”这是父亲第一次享受购粮不排队的待遇,后来每次去买粮,大家都会主动让他先买。

享受了几次优待后,父亲给我来信说:“想到那些早起排队的老人和孕妇,我这样走‘捷径’,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政府优待军属是心意,但咱不能搞特殊。”从那以后,父亲再去购粮,都会自觉站到队尾。邻居们劝他:“你是军属,不用排队。”父亲说:“军属也是老百姓,更得守规矩,不能搞特殊。”周围的人听了,忍不住为他鼓掌。

孙连杰/文

编辑提醒: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

■图说往事■

打靶归来

1974 年秋,唐山市滦南县和尚坨村民兵连副连长吴素云参加工委民兵射击比武,以 5 发子弹 48 环的优异成绩荣获第一名。

此图为比武结束后,吴素云(后排左二)与民兵姐妹们合影留念。

艾立起 吴树政/文并供图



■似水流年■

渴望一辆自行车

20 世纪 80 年代初,我从一所乡镇中学考到县城读高中。乡镇、县城相距 10 公里,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一趟班车。住校生周末多半会回家,但周末放学时间赶不上班车发车时间,所以,每个星期六下午,一到放学时间我们就发愁:怎么回家呢?

除了公共汽车,最方便的就是自行车了,可那个年代自行车还是稀罕物,有自行车的家庭并不多。从上高中的第一天起,父亲就承诺给我买一辆自行车,可直到高一读完,自行车还是没影。所以,每次没赶上公共汽车,我就把牙一咬,打定主意:走回家。

每次,我都是和几个同方向的同学结伴回家,半道上不断有同学告别,走到最后,往往只剩下路途最远的我了。两个多小时走回家,父母问:“累不累?”我把委屈藏在心里,倔强地说:“不累。”

高二上学期快上完了,家里再次提到买自行车,可父亲说,买了孩子也不会骑,有点浪费。这话我记在心里,于是,千方百计学骑车。那会儿,我和一位有自行车的同学关系很好,星期天下午便去蹭他家的自行车学车。摔了数不清的跟头,我终于掌握了车技。

那时候县城的高中只读两年。到了高一下学期,马上要高考了,父亲终于咬牙买了我们家第一辆自行车。

那个周末,父亲推着一辆崭新的“飞鸽”牌自行车在校门口等我。回家路上,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,不时把头靠在父亲的背上,听着父亲微微的喘气声,看着“飞鸽”驶过留下的车辙,心里百感交集:路很远,家、亲情和希望很近。

多年后的今天,我依然忘不了那条 10 公里的回家路和那辆崭新的“飞鸽”牌自行车。 杨力/文